

情迷小人书

□童鸿杰 文摄

前阵子以全民阅读推广人的身份，应邀参加宁波交通广播的《高朋满座》栏目，一时难免有些忐忑。心想着，如果主持人问，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？我又该怎么说。因为我内心的答案好像有点弱，那就是小人书，也就是连环画。



小时候喜欢看书，可是家里仅有几本旧杂志，就求着母亲去借连环画。村里面有连环画的家庭很少，就算有，也不太愿意外借。后来，母亲问到一个叫“梅英阿姑”的人，她家有连环画，不过一天只能借一本，看完了原样归还，才能续借。

去那个姑姑家，要走过一段长长的石板路，再绕过一条长长的小水沟。第一次是母亲陪我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躲在母亲身边大气都不敢出。那个姑姑给了我一本书，问我好不好，我头也不敢抬，只是拼命点头。母亲还在跟人家道谢，我已经翻开书在看了，路上还差点踩进了那条小水沟。

那一天借的是《小兵张嘎》，看完之后，就特别渴望有一把漂亮的木头手枪。一开始，到处找灌木，找来找去不顺手。后来，就求会做木匠的父亲帮忙。那把小手枪，父亲做得认真细致。木尺一量，木工笔一划，然后用框锯在一块旧木板上切割。一送一拉，一送一拉，吱啦吱啦，渐渐的，手枪的形状有模有样了。父亲用平刨把板边刨得光滑，把手枪放在我的手上，我兴奋地感觉自己就是小兵张嘎。

借了几次连环画后，母亲提出让我自己去，不过每次去的时候，都要把书里的折皱压得平平的。母亲说，借别人的书要特别珍惜呢。

那一年暑假，我正在看《杨家将》，看到老令公头撞李陵碑壮烈殉国，心里那个郁闷啊。这个奸臣潘仁美，会不会得到应有的下场呢？可是一天只能借一本，后面的故事必须等明天才能知道。那个晚上，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到了晚上八点多，不知不觉又沿着那条小路走过去了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那一叠连环画就放在那个姑姑家的八仙桌上，而且窗是开着的，伸手就能够到。我鬼使神差地没有叫门，而是伸手去拿了一本，没想到被那个姑姑的兄弟看到了，“偷书！谁家的孩子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的衣领揪住了。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，幸亏那个姑姑也在家，说我是来借书的。她和我说话，要多看书可以开口借，但不能私自拿。

那天回家的时候，我又羞又愧，满脑子嗡嗡作响，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。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母亲，但是后来看书的时候，总会浮现那个姑姑温柔的笑脸，感觉手里的书沉甸甸的。

读小学四年级，母亲把我送到了乡里上学，平时就寄宿在舅舅家。这下子，我就好像老鼠掉进了白米缸，天天抢着看表哥看过的连环画。看什么呢，《战上海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鸡毛信》，难忘的是《说岳全传》，看着秦桧和王氏商量着谋害岳飞，我恨不得把他们碎尸万段。

那段时间，我还迷上了《三国演义》。上课的时候，偷偷画那些英雄人物的兵器，尤其是吕布的方天画戟，一边画一边还想着那赤兔马，要是有了它，那就能纵横天下啊。有一天，负责教语文的沈老师忽然停止了授课，“同学们，你们听课怎么都不做笔记啊？我看到全班只有一个人在记，我要表扬他。”一时间，同学们都议论纷纷。谁呢？谁呢？老师话锋一转，“不过我发现这个同学不是在记笔记，而是在画画。要不，我请他把画给大家看一下。”那一刻，我羞愧极了，把那些画死死地摀在了课本下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开小差了。

寄宿在外的两年，母亲每周会给我五角钱，我总会第一时间跑到供销社买连环画。“小孩，看中哪一本啦？”我记得供销社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营业员，每次看到我盯着陈列连环画的柜台，都会和我打招呼。那些书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故事，定价嘛，都是四角左右。其中有一个《英雄虎胆》系列，我追了好几个月。

读初中了，学校图书室需要招募管理员，我毫不犹豫就报名了。说是图书室，其实书是不多的。有一些连环画，大概是以前留下的，记得有《列宁在1918》《列宁在十月》，样子虽然残破了，但是故事还是很吸引人的，尤其看到列宁被人刺杀的那一刻，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

也因为这些连环画，我不知不觉迷上了火车头。火车头去哪里看呢？能想到最近的地方只有育王寺，因为春游的时候，见过寺门对面有铁轨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周末，约了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，向着育王寺出发了。先骑行到五乡，然后沿着宁穿路一直向东，路途遥远，我骑得嗓子都冒烟了，也不知道谁请客买了一瓶果汁露，那红色的液体可真甜，让我支撑着到达了终点。“火车！火车！”没想到，火车的声音这么快就传来了，我看到好几个同学侧耳捕捉着火车的声音，表情陶醉，似乎在欣赏一场美妙的音乐会。终于，火车出现了，它浑身漆黑，轰隆隆地行进着，火车头上突然地喷着大朵大朵的白烟。快到寺庙跟前了，火车忽然拉响了汽笛，那一刻，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。

中专三年，我在杭州读的专业是图书发行，想着以后到了书店工作，这辈子看书的待遇，肯定能超过供销社的营业员。可是也很奇怪，那些放飞在外的日子，倒不怎么看连环画了，可能是外面的世界太吸引人，也可能是青春懵懂，以为自己长大了。

1992年8月，我被分配到书店的门市部上班，当时开始流行彩页的24开大小的画本，用的是厚厚的铜版纸，不过我看了几次都不喜欢。反倒是在仓库里发现了一些旧的连环画，纸张柔软，画功精细，一有空就跑去看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看《清兵入关》，然后对清朝的历史有了一些研究。我的同事呢，则喜欢看书店出租的录像带，当时最流行的是《戏说乾隆》，可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总感觉不对，连环画里和录像带里的清朝，感觉是两个世界啊。

上班没多久，有一天管仓库的姚阿姨对我说，那些连环画报废手续办好，第二天一早要送去废品收购站化浆。我当时就急了，啥，我还没有看完呢。那天晚上，下班回家吃完饭，我又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，赶回了单位。然后在仓库门口把报废书一包包拆开，借着昏暗的灯光把感兴趣的连环画看完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在书店工作了十几年，关于连环画的记忆就那一段了，再后来，销售的书越来越精美，连环画渐渐销声匿迹。不过，进入新世纪，连环画的收藏又重新热了起来，已经离开书店的我通过网购，收集齐了整套的《三国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。空闲的时候，坐在书房里翻一下，心里也是美美的。

有人说，往事和记忆有了抓手，才不至于迷路和丢失，这连环画就是我记忆的一个抓手吧？它紧紧地抓着我，让我想起那些年的阅读时光，那些时光中遇到的人、发生的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完整、充实、丰富多彩。



图为作者收藏的连环画。